魏叔子文集外篇

魏叔子文集外篇策目

第三卷

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之三

策

寧都魏禧冰叔著　諸子世傑興士編次

救荒策

天災莫過於荒天災之可以人事救之亦莫過於荒古之行荒政言荒策者不一有永利者有利用一時不可再用者有可行者有言之足聽行之不必效者要或散見諸記籍中未有統要余摭所見聞擇其可常行無弊者條之救荒之策先事爲上當事次之事

役爲下先事者米價未貴百姓未饑吾有策以經之四境安飽而吾無救荒之名所謂美利不言是也當事者米貴而未盡民饑而未死有策以濟而民無所重困所謂懸則治標是也事後者米巳乏竭民多殍死遷就支吾少有所全活所謂害莫若輕是也凡先事之策八當事之策二十有八事後之策三

先事之策一曰重農

農者粟之本或興屯田或脩水利或賑貸牛種或親行田野勸相或分督里役地方論舉游惰或開

墾荒之法而首在不以工役妨農時不以獄訟擾
農家如此則農事畢矣

曰立義倉

貧民富民多不相得富者欺貧貧者忌富貧民閒
時已欲見事風生一遇饑饉則勢必爲亂初然搶
米再之刼富再之公然嘯聚爲賊富民目前受貧
民之害貧民日後受官府之刑兵刀之慘眞貧富
兩不得益也所以朱子倡舉社倉特救一時饑殍
實所以保富全貧護人身家養人廉耻爲法至善

令師其意而少損益之凡每坊設立義倉不必分派若干家若干人聽其相附近處擇便爲之聽民自議自行則衆情和矣但建倉費重或勸富民或設處公費隨時斟酌此在官長以真心勤力行之凡欲立義倉先集父老士民懇切開諭以義倉之利身先捐俸以勸富室然後出示遠近令十日內報命凡報命者合坊具連名呈一紙內稱遵諭設立義倉共計戶丁若干出谷者若干舉值事者二正二副某人造冊二本一丁冊一義谷出入冊凡

丁冊不論男婦貧富貴賤皆載之呈及二冊官皆用印旋給本坊收掌其官所助谷若干照各坊丁數多少派貯倉內舊冊寫完則仍以新造之冊送官用印坊中有富豪慳吝不肯助義者許本坊呈官視所應出者加罰二等所舉值事之人有不法不公者本坊呈官重罰公舉他人代之或本人有病故久出者仍簽他人代之俱要呈官其呈仍用印付還或坊中事繁二三人不能理許值事人隨簽幾人幫之本坊俱要酌處公費以酬其勞至義谷

出入之數官府不預只於當發糶之時先期出示令各坊請聚丁數定於某日糶米官府時行巡訪於當收糴之時先期出示以某日起糴谷至某日報完驗期不完者以欠穀多少議罰凡坊內與糴者設簽一根寫戶首姓名下注共計幾口糴米時左設一人散簽右設二三人量米來糴者先將名下應糴米錢若干交左人領簽即將簽投右人照簽領米散米已完右人繳簽交左人收明日如之富室及僮婢皆許與糴凡糶米如原價每升一分

今價三分則取分六釐二分則取分四釐分半則取分二釐分二釐則取一分升一分則不出陳矣蓋酌取餘息以供耗折及脩倉雜用諸費也凡石斛升斗之類皆一聽官造日久器壞許如法私造仍送官驗押蓋以賞罰之權歸於官則人知所畏以出入之數歸於民則官無可私所謂官民相制其法無弊者也○造倉之法如係五間只以四間貯谷空間一間以便搬移倉谷防整倉及新谷發熟等事法詳後議可按而行之

湯念乎先生勸積義穀序曰民窮日甚借貸無門一有災荒坐而待斃昔朱文公社倉一法最爲盡善然時詘舉羸實爲難事宜師其意而力行之爲積義穀法每坊造一木櫃置本坊神廟每月朔望謁廟者各將義谷少許或一角或半斛或一升至小斗而止勿得過多不願助者聽隨其意而因其力不相强也數少而不欲多者相形則意沮力輕則可久也其推一端謹者司登記雖一角半升必紀其名以彰好義推一稍有恒產而素行忠信者

司出入每朔望迄晚即將貯櫃者登倉次年春夏推陳出新因數多寡貸與農人息取加二小荒則以貸諸貧人而減其息必公議而酌行之若大荒則盡損以賑困窮必計衆而均分之先其老弱之無告及孝子節婦之貧者是舉也專以備荒而利農他雖公事急需不得輕移以致耗散有恃强而索者衆共持之不聽則控諸官庶幾可久行而不廢夫爲數甚少則人皆樂助月月積之歲歲行之斯可無大饑之患矣噫省目前宴飲之費即可甦

昇日數人之命減一月鷄鶩之粟即可救他年同類之生獨何憚而不爲哉○又募義穀疏云里中親友壽誕稱觴當計其費出義谷欲爲人稱觴者亦計其費出之或宴會有不可已者則薄其費而以義谷補之夫省酒食之浮費以利濟饑貧此祝壽之上術也又有疾病及一切祈求亦於神廟發願出義谷若干夫省齋醮之虛文以利濟饑貧此祈神之上術也蓋天地鬼神原以愛人爲心能愛人者則彼亦愛之以此祝壽壽必永以此祈福病

必愈以此所名利子息名利子息必得矣○按二條法最簡妙能濟義倉之窮故備記之

貲存齊日畜馬乘不察於雞豚士大夫而積穀高價以病小民可乎朝廷當爲禁律凡已出仕田滿五百石者穀貴出糶止許依秋成原價每担酌取倉耗三分於巳無損於人有益若乘風高價者治如違例放債之罪○按此意只可勸諭鄉紳富民聽其自行賢士大夫身爲之倡未可以法繩人也

一日設砦堡

義倉之法仍當勸諭鄉落行之或一鄉自建一所或數鄉共建一所其事緊聽之鄉人而官府第班式勸戒而已但鄉落中無城郭足恃或有兵寇驟擾則義穀蕩耗斷難復聚當令各鄉於附近之山有險足恃者因以爲砦無砦者爲堡而置義倉其中有急則幷婦女牲畜衣服器用徙居之蓋砦堡之設可以固生聚可以保義倉可以行青野之法以困敵所謂一舉而三善備者也○彭躬庵曰設砦堡最利鄉落更可以保護城邑而險不爲賊據

此從來救荒策中所無

一曰酌遠糴之禁

本地產穀有足支數年者以遠方糴運過多遂致產穀之地頓成餓殍然槩禁遠糴則一方粟死一方金死交困之道也當於收成時出示諭民凡收穀者自計兩年口食以外每穀十石糴五石支用存五石備荒又爲酌視時價貴賤以爲啟閉如僅滿地方常價聽其搬糴過常價三分之一外則不得糴遠違者籍沒入官分給義倉至新穀收成已

完則舊穀任糶矣

一曰嚴游民之禁

百姓不謀生業者宜置常罰令鄉耆鄰里時簡舉之蓋游手好閒之人如米中蠹虫飢饉之時死亡猶甚多至為盜賊者若督令務生則自可生財有養身之具矣然欲耆里簡舉而不實心行鄉約保甲之法未易辨也

一曰制穀贖罪

凡有罪犯情理可原者一照買穀備賑銀數輸穀

不令輸銀其穀分寄各坊義倉値事者具領狀交
官俟賑糶時如數取出以施最窮苦無告之人或
米或粥覜米多少可也蓋義倉雖以周貧然須有
糴米本錢則鰥寡孤獨一文不辦者盡餓死矣但
施米仍當責成各坊値事每日清早糶米飯後施
米仍效義倉領簽例令各來報名每人寫一票給
之爲據領票領米一如義倉但不須交錢耳蓋事
歸一人則坊人姓名已熟虛實盡知自不至於混
領若以事歸官府另簽胥役行之爲弊不可勝言

一曰豫糴

凡地方遇有水旱便當實稽境內人丁核境內穀粟扣算缺少若干即多方那處遣富商豫往谷多處買之葢有水旱則必有饑荒若臨饑方議他糴便難措手且米價亦必踊貴也

一曰敎別種

地方遇有水旱種植必不得時即須先察地利如水多害禾則急以不忌水者種之旱久害禾則急以不畏旱者種之失彼得此尚可支持其半大抵

以先時悉做爲勝著也

當事之策一曰留請上供之米

地方大饑或有本地應解糧米及他處經過米艘不妨權留賑濟然後申報秋熟卽行糴償在朝廷不過緩數月之糧在百姓卽活數十萬人之命雖以專制買罪又何傷哉

一曰借庫銀轉糴

地方大饑欲他買又苦無銀不妨那借庫中錢糧糴賑從容設處以償擇平日衆推誠實能幹百姓

任其事或仍勸富民自賑開以薄利使之樂趨

一曰權折納之宜

時當凶災擇荒熟相應處以荒處折納之價於熟處和糴則荒處不至太貴熟處不至太賤兩利之道也○凡爲守令權不自主者則申請上司行之他准此

一曰捐俸勸賑

地方大饑有司當以至誠開諭勸富民賑濟或減價出糶或竟行施予然本官須先捐俸倡義庶幾

不令而行

一曰重賑穀之勸

饑饉時有能大出粟以賑者或聞於朝廷加以官號或請於上司給其官帶扁額以示酬勸

一曰興作利民之務

地方大饑窮民多無生業此時或修橋路或濬水利種種必不可已之務當鳩爲脩理盡窮民借力作以資生而我又因以興利一舉兩得之道也

一曰勸富室興土木舉廢墜

地方大饑宜勸富室營造土木及一切當行之禮使貧民得以資生蓋損富而富實未損益貧而貧不虛益勸諭時當以三利歆動之一則成吾欲爲之事一則借此賑貧有大陰德一則貧民樂業不至爲盜富家所益更多矣

一曰均糴

米數既貴富者得以多糴則貧者益少每日市糴當依每家丁口爲準人口少者不得多糴則米穀均矣

一曰嚴閉糴之法

富民擁有多粟除本家口食外餘至百石以上閉糴專利者許人告發官府盡籍穀賑貧告虛者反坐葢彼所利在多得米價令倂米本失之其閉糴者鮮矣○溫伯芳曰吾邑荒少而穀常踊貴弊不在富戶而在鋪戶鋪戶閉糴而後價忽高鋪戶得高價富戶之價愈高總之寧民家無杵日皆糴於市鋪戶遂操其重昔葉令公名向榮金華人處之極善毎早巡行各街米戶不出糶者杖數十於是鋪戶欲

高其價不得而富戶知市價如常各競出糶矣蓋
公稔知此時非有水旱兵凶之災客歲之入如常
何以來歲之供不足不過兩暘偶愆何至舊穀頓
盡至於閉市乎○按此須實知境內穀多乃可行
不可執爲定法

一曰重強糴之刑

時方大饑民易生亂若縱其強糴則有穀者愈不
肯糶四方客粟聞風不來立饑死矣且強糴不禁
勢必搶奪搶奪勢必擄殺當著爲令日有不依時

價强糴一升者卽行梟首蓋彼原欲少取便宜今并身命而亡之其强糴者鮮矣○或謂閉糴自百石以上强糴自一升以上閉糴者止於籍穀而强糴者遂至殺身輕重不太懸乎曰閉糴之人雖不仁猶不過專自有之利强糴則是妄取他人罪自不同況閉糴者少强糴者多乎○彭躬庵曰此法須不動聲色使百姓曉然知殺一人乃可以生衆人始不激變

一日不降米穀之價

米方大貴有司樂於市恩動輙降減米價以博小民一時歡心不知米價減則富戶不樂糶而四方客米亦不來矣惟當聽民間自消自長粟貴金賤人爭趨金米價不降自減也○或謂古人有遏饑輙增米價而米賤者其法可行乎曰此非一定可行之法也萬一我增米價而客米一時不來彼貧民能當許久重價乎大抵地方富饒所欠止在於食則不妨增價以招客粟若地多貧民此法恐不可行止一不降米價尚為穩著

一日覈戸口

時當饑荒須先詳覈戸口若干扣筭賑糶之穀若干賑濟之穀若干每丁應得若干先有定局則無不均之患而設處之方可早謀矣

一日無失期

不論賑糶賑施俱當先期四處張示的於某時舉行不可遲悞失期有辜人心且虛勞小民奔走

一日定鄉城分給之法

凡賑糶賑施每日一給則太煩而小民易荒生業

至鄉落尤難行矣當先定為令曰凡城市每給五日鄉落三十里內者每給十日三十里外者每給半月或謂鄉落路遠當每給兩月曰每給兩月為數太多小民不知遠計多穀在手便不樽節甚至以易酒肉者有之到甕盡杯乾時不束手待斃又邪思生亂矣○或謂貧民無資必待每日生理方可得糴此條只可行於賑施不可行於賑糴當酌其無弊可也

一曰多置給米之地

給米須多設處所派定某關某處給某關某處給則不至推擠失序

一日編戶丁牌

領米最易爭擠多至混數若倣義倉領發又人多難行當照戶編牌如考試例循次領給則諸弊俱無矣其牌每戶止寫丁首一人

一日慎擇給米之人

主管給米最要得人須平日實訪其人公平廉能者方可屬事每處擇一善者主之又聽其各擇一

三人爲副必不可令衙役與事也

一曰不時巡訪

任縱得人未必一一皆當有司於給米時當不時出訪或東或西或詳或畧或隨手取米以驗美惡或隨與領米人驗其減與否至於出訪或輕車或緩步不可盛列騶從使人得爲備

一曰別賞罰

不時巡訪則任事者之賢否見而賞罰可行矣有公平廉能者則重賞之或優以冠帶或旌以財帛

隨其功之大小可也有奸貪私尅者則重罰之或加刑或罰穀隨其罪之輕重可也至於無他罪犯止是才力不濟不能處分條理者則無賞無罰下次不復簽用而已

一曰暫省衙門役期

時方大饑衙役工食多不足贍此時當減其半役使之營生如舊例一月供役十日今止取五日

一曰淸獄

饑饉時平民已難治生獄囚死者八九矣淸獄宜

分三等輕者竟釋之次者限親鄰保結俟穀熟時
再拘大罪重犯囚而少賑之

一曰禁訟

大荒之時治生不暇況治訟乎凡除人命賊情搶
擄外一切財產婚姻等訟槩不准告已告者槩停
不行

一曰弛稅禁

山澤市貨等利法有禁者此時宜暫弛稅弛禁廣
其營生之路至穀熟時復舊

一曰脩街道

街道汚穢易生疾病荒疫相因尤不可不愼故當脩潔街道以防其漸

一曰收棄子

饑民有棄置子女道路者許人收養凡收養者具呈至官云某年某月某日於某處收得子女幾人歸家撫養官爲用印給之太平長大一聽收主照管本生父母不得爭執其收主願贖者聽或能收養自幾人以上者官府爲立賞格勸之

一曰贖重罪

重罪無贖之理然能多出穀救荒則雖枉法以生一人而實救數千百人之死亦權道也○重罪如泛常人命事則許贖若刼殺真賊及人倫大變之犯則不可贖更舊冬以前人命可贖本年所犯則不可贖恐富人乘機報復故也

一曰收買民間草薪衣服器用

饑荒之時貧民多賣衣服器用以給食而富民乘人之急甚至損價十之九者此時官府宜那移錢

糧設人收買使貧民不至大虧則謀生之路寬矣秋冬間仍行發賣便可補數至於草薪之類亦當於此時收買俟寒雨賣之仍可得利此古人已行之効

一曰多置空所以處流民而嚴其法

大荒之時有他郡流民走徙就食者若處之不得其道則流民立死且或生亂有司當擇寺觀公廨一切空所分別安插每處設一人管其事立法以繩之諸如臥所有定出入有時領米有敘若亂法

者初犯三日不給糧再犯逐出境外其有休養壯健者則令執工役之事或僱募民間便不許坐食矣

事後之策一日施粥

饑荒已極不能賑米當設法施粥施粥須因里設廠若勞其遠行恐半途仆斃又須立人監理令饑民至者隨其先後來一人則坐一人後至者坐先至之下已坐者不許再起一行坐盡又坐一行以面相對以背相倚空其中路可令擔粥人行走坐

至正午擊梆一通高唱給第一次食令人次次序輪散有速食先畢者不得混與一次散訖然後擊梆二通高唱給第二次食如前法共三次即止蓋久饑之人腸胃枯細驟飽即死惟饑民中稱有父母妻子臥病在家者量行給與攜歸處分已訖方令散去散去之法令後至坐外者先行挨次出廠廒不擁擠踐踏又多人羣聚易於穢染生病須多置蒼朮醋碗薰燒以逐瘟氣又不時察驗嚴禁管粥者剋米將生水攪稀食者暴死其碗箸各令饑民

自備○按米多亦不得施飯久饑食飯有立死者

一日施藥

賑粥或不能多服藥亦可免死當多合救饑丸以周給之亦不得已之極思也諸經驗奇方另載

一日瘞殍

餓殍載途穢屍之氣易生病疾當隨時收瘞或為大坑叢埋亦補救之一端也

禧按古稱救荒無奇策要凡天下之策未有奇者因時制事世人不能行而獨行之則謂之奇耳是編

多輯古人成法間以意損益之然一人耳目有盡心思有所不及又或自擬良法行之不能無獘者增美去惡以成萬世萬民之利是在後之君子矣

朱方來曰周禮荒政十二有不切於事者後世因時制宜妙用無方然散在他書難於取法勺庭先生山居二十年心計手畫無時不胞與天下所著策畧多萬世大計予獲與其門下士游嘗竊窺一二而此策斟酌今古流自苦心尤爲荒政中集大成也或謂如留請

上供借庫銀轉糴今亦决不可行余謂此固
在人所自命耳曹王皐專制貸廩寧叙我以
活衆而唐宗優詔答之李元忠違詔大賑束
身待命而齊主亦不罪何代無賢安見三古
而下必臣不汲黯而君不漢武哉篇中立一
法即有一救弊之法周詳精當中有似瑣而
實密似偏而實確似迂而實切者讀者尤當
用心天下司民牧者果能行此則天不能災
民生遂而國本固矣

○○制科策上

古者取士之途廣國家則專出于制科而其法尤未善八股之法一在于摹聖人之言不敢稱引三代以下事不敢出本題以下之文一在于排比有定式夫題之義理有博衍數十端然後足以盡者有舉其一端扼要而無遺者今必勒爲排比則是多端者不可盡而得其一說而畢者必將彊爲一說以對之其對之又必摹其出比之語斤斤然櫛句比字而不敢或亂六朝之文排儷爲工雖雜施于游豚箋記而後人

尚議其陋今之以長對排儷而譚經傳其陋抑可知已聖賢之理適用爲本故言理不徵事則迂疎古人之言不徵後世之得失則言之富且精者不得見今必以爲不可毫髮有所損益則是古人所一言者吾從而再言所短言者吾從而長言言之毫髮遠聖人無益況必不逮耶

朝黜雜學尊孔子勒四書五經爲題目法視前代爲獨正販夫豎子莫不知仁義道德之名然才略迂疎不逮漢唐遠甚及其後則遂欲求爲東晉南宋而有不可得者天下奇才異能非

八股不得進自童年至老死惟此之務于是有身登
甲第年期耄不識古今傳國之世次不知當世州郡
之名兵馬財賦之數者而其才俊者則于入官之始
而後學故居今以救制科之敗愚則以為莫若廢八
股而勤之以論策故曰八股之為經濟者施於論則
腐矣論施于策則迂策施于奏議則疎何者言理者
易偽而覈事者難欺是故法未有久而不敝然其立
法之始則不可不盡善論策之制其敝也必有勦襲
○用○論○策○主意在
靡衍夸而不適用而天下之人則勢不得不取古今

治亂之書而讀之而講求天下兵馬財賦關阨險阻時務利害之事今夫采魚者必張網于大澤獵獸者必設罝于淺山夫固有不得獸者顧涉澤以求獸而越山以問魚是所謂索燧人以三淩之氷縶騏驎之足而責千里者也

兄善伯曰破八股之陋處字字的確公平可以息天下之辨矣然猶有謂八股爲盡善者眞不可解

○○○制科策中

聖人之學不明于天下而較事功則刑名功利之說起求其治必亂吾故曰吾之說非舍四書五經而別求之四書五經命題以正其本變八股制論策使人得盡其才適于實用以救其敝請言其法凡童子試小學論一道科經書白文三四書一易書詩禮所占經一春秋胡傳一令自某處起默書至某處止兼唐人考字宋人帖括之意弟子員試四書一道所占經一道策一道鄉試策一道春秋一道判一道四書一道所占經一道會試策二道判六道皆一試凡小

毀六但求專當不嫌其詳之雷同宜同者出一面試即鄉會試亦然

學四書經爲論無定體無長短格及稱引秦漢以下得失當代時務諸禁凡命題毋割裂章句以巧文如虛縮巧搭枯難題之類毋褻而不經如鑽穴踰牆殺雞攘羊之類凡判必依律去對偶如讞獄之語或設事造題使議其罪假立一事令議甲乙所犯據律例應得何罪凡試策試州縣者策以其州縣之利害或問地方現在何事作何區處或泛問利弊鄉試策以其鄉會試策以天下之利害會試之策槩論國勢治道或古人當國事業者一分吏戶禮兵刑工六職命題者一自爲科子員使各占其所能如習吏則書一吏字于卷面同占經例專才者對

其弊必有以夸言取清華及以美官私所親以

一科通才者對數問中進士廷試則使雜陳其所見而考難之以定其官人有平日識略出有司命題之外者故令雜陳所見面相考難或天子自試或公卿雜試之參用虞廷敷奏周官辨論之意于是以通才者署郡縣遴專其職者就其部觀政授其部官既受官以奏疏疏之體必簡而直簡無繁文直無隱事天子一日萬幾文繁則目眩驚虛而失要事隱則不足知事之利害與人之賢否奏其事曰某臣奏爲某事若何則利否則害言者能行則曰臣所見如此臣實堪朝廷試而用之否則曰臣能言臣不能行以臣所槩其臣

涂安振云此可爲參○疏者爲昔、文欺罪

準命李夢陽草疏曰天下文之人求尤者也不可爲多見勇覓也同此意

難事報所怨者全在試字尤要嚴尚固連坐之法

能堪臣言朝廷試而用之又否則曰臣所言臣與僚友不能堪朝廷懸其言于朝以待能者

或謂所言事廷臣舉無能者言之何益不知吾所知之人雖皆不能天下或有能人而吾不知即一時無其人有必不可不存此論者如漢武帝下詔募使絕域雖非當務其法可倣也愚謂國家有大難事竟當另設一科懸格以募異人儲材以備急用事畢即罷其科不爲定制可耳 乙酉自記

兄善伯曰法度簡要一語一字皆有精思達識真

經國大文章也

弟和公曰吾兄時務諸策如此等文字皆高出陸

宣公蘇文忠之上

諸子世倣曰徑叙有頓挫無一繁字

○○制科策下

童子何以試小學天下之亂繇風俗壞風俗壞繇小學廢是故使之孝親敬長奉法守禮童而習之外柔其筋骨而內植其心故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成自然今之人幼習章句稍長治文藝童子能時文則泰然以謂成人于是有身登甲第年壯强不能隨行後長之禮者何以不兼試四書四書之旨淺而博兼則麤專則精兼則四書重小學必廢何以離春秋于四經董子曰不學春秋處經事不知宜處變事不知

權也是故人君不能辭首惡之名而人臣不能免亂賊之誅故不人習戶曉則匹夫不能治一家何以鄉會試首策也中式者必得官故以練事為先也鄉試之策何以不分六職守一職者必兼知六職之故故官欲其專學欲其通也會試則今日中式而明日授官爾何以鄉會一試能者一而足不能者十試之以百篇無益專才者何以授部官將使之效于其職已矣官祿以能遷而職不變終身習其事不去則勢便而智力出唐虞三代未之能易也朝刑蓍禮則起臯

契而生之必不能通才之能大郡縣之選卑曰吾將是以爲宰相古者宰相必歷試州郡使知民情書曰其在高宗舊勞于外爰曁小人夫天子不可坐而理而宰相專用翰林國家所以無相業者以此然則治小學何以不治孝經曰此非聖人之言膚已甚于小學孝經之美存焉而去其膚漢儒僞作無疑也春秋合題可乎曰或事反而理同或理同義相表裏于四書于他經則可擬而行也合傳則不可春秋之文簡又去其弑逆崩卒爲不祥故不得不取傳割裂而牽

附之以多其目若射覆然勞心殫智而無用且夫武王卜洛日有德易興無德易亡弑逆崩卒聞之者足以戒焉安在其不祥也雖然于禮于詩于小學則又有說禮出小戴其書多尨雜而叛道不可不釐正也否則不得尊于經鄭衛之詩紫陽以爲淫風者十七八然則聖人何以不刪曰示戒也示戒則空存新臺鶉奔男女贈答穢褻之詞何以錄考乎古傳得之矣小學精可爲聖人麄之不失常人然而有古禮若內則不適時者有闕畧若朋友之義當補次者有義精

淺不可喻童子者則必考定焉勒爲不刊之書

吾變法三策唯制科法雖擾攘之時中才之主無不可行然其法與學校官制相爲表裏革奄宦則君必聖賢而後能焉非減宮嬪之數定時見羣臣之制寡欲勤政未易言也限田則與保甲相表裏及篇中先事數款故曰法必相輔而後行古人制度有此一事爲盡善而此一事所以盡善處實不專在此一事也三策作于乙酉五月其後稍損益之云　癸卯自記

彭躬庵曰洗發重小學是根本之論試春秋是特識辨别分通才專才是實用其諸附見關係學術治理精鑿不磨

弟和公曰樸屬勁轉開闔有節似文武解王會諸篇

變法上

法宜變者乘天下之時而已吾觀其害收其利而又適當乎其時也安於故常而不變則惑矣故聖人崛起光復故業此可大變以與天下更始之時也其法有三一曰論策制科一曰限田一曰革奄宦制科限田予既論之詳矣請言革奄宦夏商以前不聞奄人之名至周以罪人供事秦漢以降悉乎民矣天子作民父母民有不遂其生者則必扶養而補救之傳曰山不槎蘖澤不伐夭殺鳥獸不以時者有禁仁人之

於物如此其不忍也今舉天地所生之人使絕其生生不息之理身瀕於死而幾幸以服吾事何其不仁之甚也古之聖王曰置仁人于側下至攜僕褻人必極庶幾吉士之選今賢士大夫既不得出入禁闥與人主周旋講論而聚數千百匪類凶氣之人笄然置一天子於其中又其人始已犯法造惡而入於刑其心術既不可用而功名之路又窮於無所往論其罪則雖未至死而亦極於無可加以無所往之人當無可加之罪以濟其不正之心術雜襲荐處而不蠱惑

以爲非豈人情哉然則聖王在上雖使奄宦於朝廷有利無害世固無復有可爲奄宦之人矣吾故只奄宦之當革斷斷也然女不可外男不可內嬪御至多宮中事至繁此又不可以儒生常見擬也革奄人則廢事而病法法病而後復其害必甚於未革吾則設爲所以革之之道蓋爲之治其本一在於宮嬪之盛一在天子罕接臣下而必假奄人以出納其命古者后妃嬪御有一定之數與其職今宜倣古而汰其餘又常與臣下接見早朝晏罷或不時召見便殿國家

救時在此一語

從來革復之弊即一語包盡

大政皆得面相諮覆而中旨傳宣之事日寡如是則其本立矣然今世所以不能無宦寺者不過以宮中勞力之事無以給則請選女子麤健者若而人爲宮婢以供力役備非常以左右倉卒傳宣之命無繇得達則請於內外間增設一所其男子則宿衛給事於外廷女子則給事於內宮內外之間則選民間寡婦年五十以上六十以下端愼足使者充之令外廷之人有擅入中舍一步者斬宮之人有擅出中舍一步者斬中舍之婦可使出至廷入至宮出入所至之地

皆有踰越限者則亦必斬昔唐昭宗悉誅宦官其出監諸務者皆令方鎮殺之至莊宗卽位於是復求宦者則此一二十年間其不用奄宦亦明矣然則奄宦固未始不可革也

中舍選寡婦給事當有定數不可過多申明職掌不得濫預他事但不可自官府竟取恐有中心不肯就者官吏借法得以罔民或使婦人親屬代爲自陳如國初禀本例仍令其親屬遞甘結狀以防奸欺有司親選親其容止荅應足稱端愼足使四

字而已至於俸值當厚人始樂就法令當嚴不許通問家信及親人來往犯者身斬家沒人始畏法其年過六十者未出不用此在行法時所當斟酌周詳者也乙酉自記

彭躬庵曰儒生說到奄宦開口便不免動氣憤激此獨從仁字說來源委極大極正更自動人○古乳母宮婢亂政者多矣法可恃而不可恃是篇根究情弊思患曲盡施行精審以之治標當無遺憾

丘邦士曰議論[illegible]法井井不差是大文章○維屏

按此不類乳母但似宮婢以較奄監亦宮婢較勝

且宮婢亂政亦卒少壯兼與奄豎表裏或得休沐

出入耳則此法又皆杜其端矣

門人吳正名曰宮婢宿衛久之未必無弊然近臣

下之時多選妃嬪之數必則端本澄源矣余師論

事無一可議如此

〇〇〇變法下

古今之惡宦官以其惑主擅權爲害天下也而惡之甚者至于欲絕其種類而後已夫獨以惑主擅權爲宦官所宜去則曹節王甫之惡未必甚於李卓而李林甫盧杞之奸不下于輔國元振也宦官爲惡易于廷臣者特以其親近人主市寵售奸勢最便利耳今即盡去宦官豈能使人主左右無供奉使令之人如其有之則所謂市寵售奸者昔在宦官今在此人矣爲此論者不特宦官之心有所不服其何以服人主

也古之明君賢相思其不可去而患其爲奸則立法以救之曰卑其秩少其數不許讀書識字交通外臣言朝政是矣然其類既得見用則卑者可尊少者可多雖魯者可文猾以至于得柄何則宦官之在朝廷譬猶惡草之在田根株不盡則滋息蔓延必連阡引陌以害嘉禾者勢也昔 太祖皇帝于宦官法制訓誡盡美盡善及 成祖之身而其法大壞永樂元年命內臣齊喜提督廣東市舶七年遣鄭和領兵通西南夷十三年遣李達使西域至十八年而命內官主

東廠刺大小事情以聞矣十九年則黎尚書夏原吉吳中等于內官監獄矣黃福鎮交趾馬琪誣奏其有異志黃儼江保等數譖皇太子于上詐傳上注意高燧之言于外致孟賢變起幾危宗社嗚呼以　成祖之英明親爲　高帝子而其法之壞已如此法尚可恃哉吾故謂聖王在上使罪人供事及令人自宮以進二者皆理法萬萬所不可以爲蹈于不仁之甚也則是天下不應復有宦官之類蓋吾非獨惡天下之已爲宦官者而實愛天下之將爲宦官者也洪熙初

高論文字總說置建宦浚職尚屬不仁之旨

上諭刑部曰、自宮以求用者、惟圖一身富貴而絕其祖宗父母、古人求忠臣于孝子、彼父母且不顧、豈有誠心事君、今後有自宮者必不貸。葢當洪熙初去洪武之法未遠、宦官得志者亦未有王振劉瑾之過、顧自宮以倖錄用者不可勝數、至職官亦或不免。上葢心傷之、求所以革其害者、而未有得也。而當時大臣、率無有廣主上之仁心、以施于仁政者、嘗讀史至光化同光之際、未嘗不撫卷而太息、以爲漢唐之季君子之欲除宦官者、殺其身、亂亡其國、後世莫不以

爲戒而莊宗承唐梁驅除之餘親見其害而坐享其利顧不思善爲之制而詔求于四方則何爲者且夫莊宗當擾攘之時以強力取天下其君臣不過勢利聲色之徒初無學術志識思以元后父母之道爲天下君者苟且自便固無足責 仁廟以英聖之姿守祖宗之法天下治安朝廷清和此成康周召制禮作樂之日也當時寇夏三楊（重晉洪熙六臣）率皆起家經術爲國元老言聽計從而不能改革制度永絕朝廷之禍本愛養天下之赤子使使聖講數語虛載史册失此萬世一

鄒叔子文集 卷三 變下三

時之機會吁所惜已雖然宦官所以得志則又有其故不可不知也天子高居深宮好察察爲明大臣專務容悅以固位苟祿欲求所以當上意者而亡由故不得不竊其耳目于內侍出漏天子之言于已入揚已之譽于上于是宦官勢日益重而驕致於不可制然則宦官之害始于大臣自輕而後宦官重大臣自賤而後宦官貴也後世人主苟不能行吾說莫倣周禮奄人掌于太宰之制使宰相得以制其死命則亦庶乎得半之道矣

按祖制不許用黥劓閹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夫有罪之人尚不許用閹刑而乃忍加于無罪之赤子乎雖民間自閹原非上令而朝廷不革內官甚武尊寵不嗯左右此輩千萬人從何來耶其勸民之閹甚矣所謂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也可見聖主本有大不安之心革去之意特苦于無其代之之法耳引君當道者不可以事大情重積習難變而因循苟且不致主于堯舜也乙酉自記

彭躬庵曰葦菴官說到服其心愛養天下赤子古今從未有人談及至推壞法之原得志之故三百年盤互輿區盡情抉䟽如示掌中有王者起必來取法

丘邦士曰上篇言立法其文如淸廟明禋拱挺異列此篇言法中意其文如后土富媪保抱羣生絕大文宗○此事理甚明白世人反激成異論又因而疑處竟不敢措手矣此二篇只以公心正理言之無一毫立異與人相激之意身持論皆如此直當許爲王佐之才

○○○封建一

或問于魏子曰周之封建、不可行于後世、栁宗元蘇軾論之備矣詩曰宗子惟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王者易姓受命使庶孽子孫無尺土、獨不已甚乎秦漢晉隋之事可見已唐宋聚族姓于京師幸其易制其後朱溫入洛金人陷汴京一朝而殲滅殆盡明典封諸王子于四方倣漢中葉之制世其爵、不治其土故自護衛削而天下無强藩高煦宸濠之亂皆不旋踵夷滅及其變也子孫散處而亦無朱溫金人之禍子以

爲何如魏子曰是賢于漢唐宋矣然自秦以來其制
蓋未有能盡善者也周封建仍夏商之舊諸姬在天
下不及三十分之一使周即不封同姓而後世强侯（此論從來未發）
侵伐天子衰弱之害不可少減又無晉鄭之屬爲之
依輔故周之封建皆不可以公私論自是而降封國
莫大于漢初兵柄莫重于西晉刻薄莫甚于魏尊寵
安富莫過于明請言明制藩王禮絶公卿其支庶子
孫皆爲王爲將軍雖百世無或爲庶人者然生長于
深宮老死于婦寺不親政不習兵熙熙然食粟而高

寇者方數百年安不能以有爲危不足自保故獻賊暴起西南所至屠戮諸王宗室不可勝數而無能自免者紐于勢而不習于事也國家一敗塗地宗子拱手奉頭而不知所救其失蓋在于不封建曰周漢之禍明燕漢寧之變不足慮與魏子曰吾非封建之如周漢之君也吾之封建欲反周之制而師其意可使國家無漢唐宋之害而兼收其利此其說莫善于處師古唐貞觀中太宗令群臣議封建魏徵李百藥皆執爲不可師古獨曰宜分王諸子勿令過大間以州

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爲置官僚皆省司選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一定此制萬世無虞至哉古今不易之論也惜其制終格不行師古亦未能曲暢其說而所謂置官僚者則又有所未善立政之篇曰夷微盧烝三亳阪尹傳曰尹王官也阪險阻之地不以封而天子之命吏治之地制曰王官所治非一此特舉其重者今夫周之輿也封國蓋千八百國慮天下之土無不封建者而王官所治猶多焉此封建爲經而緯以郡縣者也反其道而用之故莫若以郡縣爲

經而緯以封建明幅幀之廣軼于漢唐區天下而分之凡爲京者二爲省十有三爲府一百五十有九大小之州二百四十有四爲縣一千一百七十有七諸衛司之屬不與焉誠以天子之子弟差次以王公之封王之畧百有五十里公之畧百里使世有其土而制其政令以參錯于郡縣之間且夫天下至大天子之子弟至少也度其人之封地不足以當王朝十一而又倣周阪尹之制都會之處險阻負隅之地鹽鐵金錫山海之利不以封諸凡封建之邑則皆夾之以大

形勢利害[illegible]暢二十分而文字一氣[illegible]注沈雄傍

郡縣當是時雖有吳楚淮南不肖之子弟而亂無所于作至于天下多事京師有大旅則子孫之賢者可以投袂而起而郡縣將吏草澤之忠臣義士得相與扶持藉其名實以奮發于下諸侯王習吏事久句練于世故知其所以成敗不至如飽食安寢者之驕蹇顓蒙而一無所識其椎魯無用之人則又散處于四方而不虞乎聚族而殲之變吾故曰可使國家無漢唐宋之害而兼收其利者此也然使官僚皆選用于朝廷則藩王終不得有為于國而積漸之久必至如

黼齊與鉞之禍吾則以爲封國既小力不足以作亂天子但爲置師傅一人以公卿之老成有德量者充之其長史以下則廢置生殺王得專之而報于天子或曰天子之子弟是則然矣聖人以天下爲公其不得已而家天下者非徒欲富貴其子孫亦以子孫蒙業而安則天下之禍亂不作而民生休息也然乃使致死戮力與我共定天下之人終身無尺土之奉吾子孫之無功德而蒙先業者富有四海世世爲帝王不絕此不獨無以服功臣之心其何以謝天下曰封

建之不當復雖聖人不易也而國家必不能不封宗子封宗子則不得不善其法若夫異姓諸侯之亂其絕于天下久矣而興之可乎明興報功臣以公侯伯三等之封有爵而無土嫡長世襲支子或入武學或立軍功其才能者或使掌五府之事出平寇賊坐鎮邊陲非大逆無道罕至誅削者可謂善矣然生不封王裔子食祿開府而任職者亦非制之盡善也吾則以爲開國功臣當差次以王公侯伯子五等之封高其第宅厚其田祿賜予使其子孫世世爲王侯與國

家之支庶等而其賢才者晉以將相卿貳之任不限以文武之途則不至于豢養無爲而繼世之後文臣要吏亦不敢侮蔑陵踐之如昭代承平之弊如是而功臣之心可以無憾矣夫唐之藩鎭封建之未成者也當其末造國家未至于覆亡禍已不可勝言而況封建也哉

弟和公曰本思古之論發爲雄文大小本末無不兼該折衷于古之紛紜立百世帝王之大法此文出而子厚東坡之論皆爝火矣茅鹿門稱子厚爲

千古絕作惜其不見此耳○文分三大段前段言封建不可廢中段暢師古之論而補其未備末段言異姓之不當封土各極透暢

○○○封建二

平居無土地人民政事而欲望其扶危定傾于喪亂之日雖湯文之聖難以崛起少康之賢難以中興何則其才無所布德澤無所施下無以懷其民而四方無所望也故曰封建必世其土而制其政令世之平也郡國相安無事及其變郡縣將吏必能擇其近國宗子之賢者而戴之宗國同時並起以誅逆亂不待詔令而文天祥藩鎮之勢已成吾嘗觀國家敗亡之際忠臣義士代不乏人然倉卒定衆不能湊知其賢

不肖一旦戴之為君其後過惡顯著或庸懦無所知

漢昌邑不治國二所以霍光不能知其不肯辨審南

識雖心悔之不可得易而祖宗大業亦遂因以淪胥

夫使涖政治民威德加于百姓賢聲聞于天下則宗國中苟有一人足為少康者天下州郡莫不願為虞仍故曰必世其土而制其政令者此也然明制之失則又非特不有土治民而已請詳言之明制諸王之子嫡長襲爵而親王支子為郡王郡王支子為鎮國將軍鎮國子為輔國輔國子為奉國皆將軍奉國將軍之子為鎮國中尉鎮國子為輔國輔國子為奉國

中尉自親王至奉國中尉凡八世襲爵而奉國中尉以下世世襲中尉傳于無窮冠帶食祿不與四民之業又凡嫁娶喪葬生子命名必聞于朝廷朝廷賜之財費皆厚贍夫　高皇帝之爲是制也以爲遠至數十世皆吾聖子神孫屬毛離裏之人當時無他族屬惟靖江王守謙一人而已後雖皇子浸多除趙王巳少子南之殤其長者二十五人耳他日雖倍而百之其數可知也及　神廟十二年宗正上屬籍者巳十六萬　烈廟之末蓋幾百萬人極天下之財賦不

足贍宗室之祿。而朝臣貪肆無狀。敢于淩蔑　聖祖之子孫。諸凡乞請。非賄賂不行。于是有年長大而無名。男女壯且老。不得嫁娶者。諸宗既奢侈成習。祿或不給。又不得業四民以贍其身。于是放僻邪侈。苟且于衣食者。至君子所不忍道。嗚呼。　高皇愛其子孫爲甚厚之制。亦豈知其敝之至于此。夫以公天下之心愛子孫。則子孫利而天下亦利。以私子孫之心治天下。則天下害而子孫亦害。故其法不可以不變。變之何如。王世貞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是已。今夫古

之族非如今所謂同姓也上自高曾祖考至于身凡五世服盡矣下自身而子孫曾玄凡五世服盡矣故雖曰九族而實不過五世請言其法凡開國天子之子爲王繼體之天子子爲公（漢明帝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開創功大繼體業故封子有差）凡始封之王至五世其嫡長世世襲王爵支子爲卿卿之嫡爲大夫支子爲郎大夫之嫡爲郎支子爲士郎之嫡爲士支子爲庶人生而爵祿者自王至于士而止士之子嫡庶皆爲庶人不通籍于天子而譜系其國謂之庶宗凡繼體之王自六世以下

嫡子亦世世為王而支子為大夫不敢擬天子之懿親亦五世之義大夫以下無降爵祿薄不得更降此列國卿祿有異而大夫以下從同之義○始封之公五世嫡長襲公支子為大夫繼體之公自六世以下嫡子亦世世襲公支子為郎餘准此凡爵命于朝廷祿賦于其國自卿大夫郎士皆祿而不官官于國者必以賢子孫眾則卿大夫郎士多其人未必皆賢而王國官屬又少此所以革世卿之弊廣用人之途也自卿至于士王皆得以其賢者升于朝天子試而用之因其才不從其品秩凡庶宗分執四民之業而特免其徭有故徙他郡國為浮客者王告給以牒使質于有司復其家凡生子命名婚嫁喪葬

自王卿大夫皆聞于天子天子賜以財郎士則聞于王而王賜之其賜皆有制凡王國必建學庶宗爲士者（肄業儒者非郎士之士）視其國人之士王試而錄之爲生員亦三年一試入于王學三年試而錄之牒送于其省中式者試禮部爲進士皆不限其有無之數國有奇材異能堪將相方面大吏者則王特薦之郡縣之士可仕于王國王國之士（兼庶宗人而言）國可試於郡縣（此如周列國之制存分土無分民之義也）但他試他仕者須有司及所錄國王給牒爲驗以防娼優隸卒罪人諸奸弊生員科舉其名數皆有制（生員三年之試仍照歲科並行例廩增降黜如舊法）

王官屬師傅而下長史一人總一國之政任比天子之宰相秩視三品之卿吏戶禮兵刑工六曹各一人任比天子六部尚書秩視四品之大夫學政則攝于禮曹軍政則以兵曹爲帥（以武臣爲之如宋之太尉）其儀衛饍樂諸小吏皆分統于六曹制其員數自長史六曹王選之而報于天子小吏不以聞（凡生殺廢置準此）王尊師傅而不名非大朝賀則師不拜拜則王答之如賓禮凡王五年一朝師從世子長史監其國三年王命長史及宗卿一人（無卿則以大夫）上治行于天子貢其方物有定制

王非朝不得出境內此其大畧也爵公者帥是制有善凡軍王八百人公五百人郡縣有警列國各守其境內非調發雖追盜不得踰封明王國有凡封國非調發例誅叛大逆兵入郡縣境殺天子命吏者不絕其國貪暴淫穢不道者執而因之京師擇賢而立之國不治者謫讓其長史六曹大則易置其吏而朝廷三年一命大吏巡察其境即以巡方行之不必特命如此則朝廷尊藩王順善足以治惡不足以亂無事為天子宣布德化則收漢唐宋郡縣之利有變藉以扶持興復則得周封

建之益。豈惟子孫世世安于泰山。雖使天下萬年有道可也。

弟和公曰文分三大叚、首叚暢前篇未盡之旨而以有封國爲易于擇賢。爲從來右封建者所未道。次叚論舊制之敝、原委洞達、末叚詳封國之法大綱既舉萬目亦張。眞三代以後未有之制也。而其文明切簡練古法森然。

○○封建三

或曰子之法善矣天下有變郡縣各奉宗國則亂賊既平同姓必相攻而不已此晉八王之禍也魏子曰不然晉八王無事而亂天下吾之法天下既知而群起以興宗國宗國群起而猶有一人焉得之則吾祖宗之子若孫也且子獨不見往事乎秦之亾也陳氏一呼而天下崩裂先後建國者二十有七西漢末僭國十有一東漢末僭國六晉之亂僭國十有六隋亾僭國十有五唐之衰爲藩鎮者二十有二爲亂賊者

六五代之際僭國十有二宋僭國一亂賊九元末僭國七自秦至元非帝王而僭號與竊據一方者凡一百四十有九家而北之魏齊周宋之遼金不與焉當是時惟西漢劉永東漢劉焉劉表北漢劉崇四人者爲宗室其餘一百三十有八家則皆無姓非國家所建置者也豈必同姓而後爭哉且從來國家喪敗之際群雄並起多竊故主名號呼召天下故秦之亡陳勝詐稱扶蘇而項氏立楚懷王王莽篡位卜者王郎詐稱成帝子盧芳詐稱武帝曾孫至元末而韓林兒

猶稱宋號其他忠臣義士或親奉宗子或遥假名號以興義師者不可勝數嗚呼士大夫不幸而當其時非甚狂悖喪心未有不痛宗國之淪亡而奉異姓以滅其宗子者吾故曰吾之法無漢唐宋之害而兼收其利蓋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弟和公曰此篇分二段前段明庶姓必爭不必同姓後段言亡國之時奉故姓者多皆極根據的確

○此篇只作第二篇餘波而文似漢書論贊

議引

議者策之餘也其說不必盡關天下之事故别錄之

魏禧自識